



紅色少年

HONGSE SHAONIAN

3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紅色少年第三集 1959年3月出版

目 录

雪原鉄岭战馬鳴 (东北抗日联軍战斗故事輯) (2)

赵友、赵成东、范德林、刘文葛、郝万山講

刘隨临、刘振山、馬珩、龙繩武、伍哲民、穆煒記

两个小紅鬼 木一行 (24)

战斗永不停息 司汉民講 东 木記 (28)

我参加了游击队 毛万进 (54)

坚强的厦門三中 凌 墨綜合整理 (64)

第二中队发生的故事 山东寿張县朱坊完小 陈庆珍 (74)

盛开的花朵 李 克 (86)

共产儿童团歌 (封二)

紅領巾大搞积肥(照片) (封三)

雪原铁岭战马鸣

小嘎子

原抗联一軍軍部參謀 趙友講 刘随临記

在我們軍部教導隊里，有一幫小嘎子^①，最大的不過十八、九歲，小的只有十四、五歲，一個個都很機靈，每人腰里都掖着支左輪槍，大一點的還有一支匣子。平時只要有空他們就打呀，鬧呀，唱呀，跳呀，那股歡樂勁是大人所比不了的。隊伍要有什么行動，他們就由大人領着去搞給養。一到老鄉家，話匣子一打開就沒個完。什麼大爺呀，大娘呀，借給我們點糧食呀，將來把日本鬼子打出去了，一定還給你們……。這些老鄉都是積極支持抗日的，聽他們一講，笑得合不攏嘴，往往打斷他們的話說：“好啦！別宣傳啦！你大爺大娘這些道理都懂呀！”邊說邊去取糧，交給他們說：“糧食不多，給你們拿去，吃飽了狠狠地揍鬼子，再要時來個信就行。”這幫小嘎子只要一進門，沒有個空手出來的。一打起來，他們就擔任通訊工作，走上顛下，可快啦！記性也好，只要告訴清楚了，就不會送錯了。

1938年7月，我們破完榆樹槎後，就將隊伍分頭往回帶，徐政委領着我們這個隊走到金川縣到蒙江縣公路上的新開嶺上，

^① 東北方言，小伙子、小孩總稱小嘎子。

已經是下午三點鐘了，大家都很口渴，想燒點開水喝，就派了八個小嘎子下山去找水（他們是趙子臣、丁寶柱、劉福、姜保歲、姜賢奎、孫雙喜、孫二小、魏二埋汰。），並限他們 30 分鐘回來，他們都樂呵呵地帶好盛水的家什下山了。

約莫十分鐘光景，就听得山下兩聲槍响。我們都怔了一下，提著槍就往山下奔，剛跑出十來步，又听到响了四聲槍，我們更急了，想他們一定是發生意外了。待跑到公路上一看，兩台汽車（一台載著大米，一台滿裝著槍枝彈藥。）都翻倒在公路旁邊，十個押車的鬼子摔出挺遠，有四個身上還在流著血。這八個小嘎子呢？看見我們下來了，在高兴的跳著，高唱著“鋼鐵戰士”之歌歡迎我們，那股高兴勁就不用說了。

徐政委一看就明白了一半。待兩頭派出哨兵後，便招呼他們過來，問他們到底是怎麼回事。八個人都哄上來了，個子大一些的趙子臣（十七歲）搶著說：“我們剛一下山就看見來了兩台汽車，上面還坐著小日本子，我們一看，都躲在公路拐弯的石礅子跟前，待汽車轉彎時走得慢了，我們就朝著兩台車的前車輪各打了一槍，嘿！這一槍真管事，車輪沒轉兩下就都翻倒啦！坐在車上那十個傢伙，都摔出挺老遠，我們過去一看，噯！還有四個沒死，你說要不整掉他，他要傷了咱們可咋辦？於是我們就一槍一個都送了他們的命。”他一說完，八個人都瞪著大眼瞅著徐政委，好象等著給他們表揚哩！

徐政委笑哈哈地說：“好呀！干得好！我這政委都沒有你們這能耐！要是你們再長大些誰來當我這政委，都會比我干得好，有出息呀！”話音沒完，小嘎子們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臉上都興奮得發紅了。

“但是，”徐政委頓了頓接著說：“還有個意見和你們提一下，這可不是批評你們，你們打完汽車後，想沒想到前面會有鬼子來，後面還有汽車來？來了又怎麼辦？”這一下可把他們問楞了，

滿臉笑容也都消失了。他們不敢瞅着徐政委，兩個眼珠往公路兩頭掃了一下，几乎是異口同聲的喊出：“對啦！應該在兩頭放上崗。”

“好樣的，一擡就破了。”

我們都忙着把米袋子灌得滿滿的，子彈裝得足足的，帶不走的糧食、彈藥都扛到山上埋起來，那幾個小嘎子，帶着勝利的喜悅心情，干得比我們還歡。

渾河邊上

原抗聯一軍三師五團連長 趙成東講 劉振山記

1937年苞米剛成熟的時候，我們抗聯第一軍三師五團二連，在師長王永齋率領下，從清原，第二次去渾河開辟根據地，經過幾天幾夜行軍，到了沈陽東陵北面的王五屯附近，住在高粱地里。第二天，師長穿着小白布衫，挎着小筐，拿了個蒲扇進沈陽城里去了。

一天，師長捎回來一個情況：鬼子測量軍官每天帶着人在東陵附近渾河一帶測量，師長要我們活捉他，想從他嘴里知道他們在這裡測量，打算做什麼？

我們研究後，決定第二天去逮捕他。第二天我與黃宣傳干事、胡班長等五人，打扮成釣魚的樣子，用毛巾包着頭，扛着魚竿，奔東陵去。

當我們走到東陵渾河邊的時候，鬼子測量軍官正在河邊上光着背擦澡呢！三個測量人員在岸上指手划腳地說着什麼，一個三角架（測量儀）架在堤邊平川地里，離河南岸約五十步，有一條由撫順通往沈陽的汽車路，大車、運糧汽車和鬼子的軍用車，不時地一輛、兩輛的從路上開過去。路兩邊是一片撩荒地，長着一尺多深的雜草。

我們分成兩下，黃干事、胡班長他們繞到鬼子東面，我獨自在鬼子西面。我放下釣竿，掏出一截苞米，扒下几顆粒，裝在魚鉤上，假正經地釣起魚來。我往東面一瞅，黃干事他們也已搭上鉤了。

鬼子還在擦澡，搗動得水嘩嘩的響，三個測量人員，還在指手划腳地談着，不時發出一陣狂笑。我心想：“高興吧，一会儿讓你跟我們上高粱地里去！”

我裝得象有魚咬鉤似的，瞅一瞅食餌，几顆苞米粒被水泡得鼓溜溜的，又裝作失望的樣子，向東移几步，再把鉤甩到河里，兩眼假裝盯着浮漂，過一会又是老樣子的往東邊移動几步，這樣移動了四、五次，離鬼子就不遠了。黃干事他們也是這樣移動着，離鬼子也不遠了。鬼子洗完澡，上了岸，和測量員咕嚕了几句什么，就挺着個肚子，松噠松噠地向我走來。我心想：狗雜種，上鉤了。我往東斜了一眼，黃干事正甩起鉤，往這邊跨步。我明白，黃干事是預備立刻行動。我想馬上甩起鉤，大喝一聲：“不許動！”但我沒有這樣做，因為這樣做太便宜鬼子們了。師長說跟着鬼子軍官的還有四、五個日本衛兵，也許很快就會來。來一趟不易啊！應該多釣上几“條”，所以我仍然裝作沒看見的樣子——釣我的魚。

鬼子走到我跟前，野里野氣地說：

“你的！釣魚的？”我回過頭，站起來，應付了兩聲。鬼子長滿橫肉的四方臉向我假笑着，順手拿過釣竿，指着苞米粒說：“這個的不行。”

“這個的行。”我用手比划了一下，意思是釣大魚，鬼子把鉤甩進水里，半天，魚沒有咬，他有點不耐煩，搖着冬瓜腦袋：

“這個的不行，這個的不行。”說完，將釣竿交給我，我就走了。我接過釣竿，心里好笑：我們是來釣你這條大魚的。

初秋的阳光，油澆火燎一样，汗水象雨淋似的把衣服都湿透

了，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用毛巾擦着头上的汗，焦急地等着鬼子卫兵的到来。三个測量人員，站在三角架跟前，有时一人哈着腰閉着左眼瞅三角架上的鏡頭，有时三个脑瓜挤在一块瞅。經常一点半点地移动三角架，鬼子有时走过去咕嚕几句，做一做手势，三个測量員点头哈腰地应着。我暗地思忖：一会不知这帮家伙狼狽成啥样呢！

傍晚午了，鬼子卫兵还没有来，看样子不能来了。該动手了，再不动手怕这条大魚也要跑掉。我收起釣竿（这是准备行动的暗号），黃干事他們也就收起了釣竿。

“該回家吃晌午飯了！”（这是开始行动的暗号）我大喊了一声，随手从褲腰里抽出手枪，黃干事他們也同时抽出手枪，向鬼子和測量員們扑去。三个測量員的脑瓜正挤在一起瞅鏡頭呢！听见吼声，吓了一跳，扭头看見我們举着枪，几个家伙喪魂似的一起往三角架底下鑽，把三角架挤的“啪嚓”倒下来，鏡頭砸在一个家伙的屁股上。我离鬼子較近，一步就窜到鬼子軍官跟前，枪往他背上一戳：

“不許动！”因用力过猛，鬼子往前一踉蹌，沒有摔倒，狡猾的鬼子就势就往公路上沒命的跑。边跑边掏枪，枪是装在皮套子里，挎在屁股上的，大概是因为过于着急，怎么掏也掏不出来。我急了，盯屁股就擡。这家伙过于肥，跑不快，沒跑二十步远就被我攆上了，我照鬼子軍官大馬靴后跟上猛的一踹，这家伙向前栽了几步，象一袋子面似的躺在那里了。我就势騎在他的身上，从他屁股后边取下手枪，用繩子把他的手綁起来。就在这时候，突然“呜呜呜”象刮起狂风似的，一輛載滿鬼子的汽車从撫順方向开来。我想，坏了，前面是公路，后面是大河，鬼子一旦發現……和他拚吧？任务怎么完成呢！还好，幸亏有一尺多深的草，擋着这肥胖的身体，虽然上面沒有东西遮盖，如果站在汽車上的鬼子稍一疏忽，也許能混过去。時間不允許我多考虑，我咬了咬牙，



把拿枪的右手藏到背后，站起身来用右脚使劲地踩住鬼子的后脖根子，鬼子两个膝盖拱地，哼哼着想爬起来，我用手枪照他脑袋敲了一下，心说：要是你叫唤，就先毙了你。我往后瞅了瞅，河堤上没有人，大概黄干事他们把三条走狗隐藏在河

堤后面了。我装着看什么似的，镇静地盯着公路上的汽车。脚底下用力踩着想要爬起来的鬼子。汽车扬起一阵尘土，瞪着两只瞎眼，鬼风似地翻过土岗，我心里这才象一块石头落了地，把脚一抬，低下头看看，鬼子象条将被宰的肥猪，躺在那里喘粗气呢！

黄干事他们已把那三个家伙绑好，向我这边押来。我们带着这几条“大鱼”，很快地跨过公路，穿过松树林子，回到了驻地，就把它们上交军部了。

何春淑

原抗联一路军中队

范德林讲

马

珩记

“何春淑！”

“有！”

没有见过她的人，光听这宏亮的声音，就一定会认为是个楞小伙子。其实是个18岁（39年）的大姑娘。瓜子脸，一双黑黑

的大眼睛，高高个子。在二軍一个中队里有两个排几乎全是姑娘，但数她最有力气。小手指头也几乎有一般人大拇指那样粗，伸出手掌来真象个小簸箕。有一次小伙子們同她較量力气，她把一个一尺八見圓的石磨用手举起来从屋門內扔到門外两三步远，面不改色，好胜的小伙子也不得不伸出大拇指佩服她。

* * *

她参军的那年（1933年）还只有12岁，是跟她父亲同时参軍的。

1933年秋，有一天，她同她父亲到甸子里打草去了，鬼子討伐队进了綏芬大甸子，燒完一大片房子就走了。她父女回去一看，自己的房子也被燒光，听邻里說她媽媽为革命軍埋粮食，叫鬼子用刺刀挑死了。四岁的弟弟，抓住杀死媽媽的鬼子死死不放，鬼子把他扔到狼狗圈里，活活地叫狗一口口撕死。她父女二人，就这样怀着不共戴天之仇，在同年冬天参加了东滿人民革命軍第二軍。当时覺得她年龄小，不打算收她，但她父女二人再三要求，她父亲說：莫看她年龄小，在家里还是她母亲的一个得力帮手哩！孩子是在苦中长大的，身板挺結实。她也跟着要求說：只要能打鬼子，啥苦都不怕。結果，看她父女态度很坚决就留下了。她父亲打仗是很勇敢的。哪一次打仗，他都跑到前面，若是不干倒几个鬼子，象是对不住誰似的，坐在那里話也不愛說了。他常常叮囑何春淑：“孩子，你要記住你媽媽、弟弟是怎样死的！一定要給他們报仇啊！”

部队在1935年的一次撤退中，她父亲为了掩护部队，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刺倒了三个鬼子后，自己也被另外两个鬼子的刺刀同时刺透胸膛，倒在血泊里牺牲了。

从那以后，她变得比較沉默了。但打仗时，她却很勇猛，很有她父亲的那股劲头儿。

中队里有四挺机枪，其中一挺就是她在一次伏击战中从鬼

子手里夺来的。根据她的要求，这挺机枪就叫她掌握。她总象抱着小弟弟一样，不随便放下来。老同志逗笑她：“何春淑，将来你就和机枪结婚吧。”姑娘们也說：“成天抱个二小子似的，貼身上了！”

何春淑听到这些话，不但不害羞、不发怒，反而驕傲地說：“我就要跟它結婚，它帮助我报仇！”

* * *

何春淑同志平日里特别关心小同志。小同志們都亲切的叫她大姐姐。

1940年4月初，部队驻扎在安图县境一个大山林里。一天，天晴了，沒有风，山林里显得特別靜。我从外面查哨回来，看見何春淑坐在距密营不远的一棵倒在雪地的树干上，与站在她面前的小鎖子談着話，何春淑說：“你又淘气啦！”

“我哪儿淘气？”小鎖子分辯着說。

“不淘气，上树抓小鷹干啥？”她左手握着机枪偎在怀里，伸出右手正要去抓小鎖子的棉衣，小鎖子后退一步，她紧接着說：“你看看棉衣都全开花了，衣服弄坏了，到哪里去弄？”

“你不知道抓一支小鷹有多少肉！”小鎖子理直气壯地說着，把褲子向上提了提，紧了紧皮帶，又說：“我去抓来給首长吃……”小鎖子說着就要跑开，剛一迈步，又被何春淑叫回去了，指着他褲子說：“你看！褲腿成了两半，肉都露出来哪！”

何春淑边說边在自己头上取下她死去的爸爸留給她的一頂破旧四喜帽子，从里面拿出了針綫。就将小鎖子向前拉了一把，“站近点，我給你縫上。”

小鎖子象磨不开似的，向前挪了两步。何春淑說：“你冷不？”

小鎖子两腿紧紧并在一起，声音很小的說：“不冷。”紧跟着又听他說：“春淑姐，等晚上脫下来再縫吧？”

“不，晚上脫了衣服太冷。”停了停又說：“再說，一有情况乍

办?”

不一会，縫完了。

小鎖子拔腿就往密营那边跑去，跑了两步回头說：“謝謝你何大姐。”

何春淑似笑非笑地望着小鎖子的背影，好象在沉思什么。

我走过去，問：“何春淑！你在想什么？”

她听見我的声音連忙站起来，“啊，中队长来了！”我紧接着又問：“是不是又想到弟弟了？”因为她过去曾不止一次的說过，她一看見小鎖子他們这些小同志，就联想到她死去的弟弟。

她两手撫摸着机枪嘴，低头微微一笑，沒有吱声。

“不要老悶悶不乐地想着死去的亲人，要把它变成报仇的力量！”我說着就在她面前停下了，“我們明天就要从醬缸村的鬼子开刀！”

“明天！？”她猛地抬起头来，那明亮的大黑眼睛，带着高兴与疑惑的光芒盯着我。

“对了，明天。”

她显得高兴起来了，大黑眼睛更亮了。右手把机枪提起来，好象立刻就去动手的样子，带着埋怨的口吻說：“早就應該打呀，鬼子到处說我們被消灭了。”她用左手食指把耳边的一綫头发向帽沿里弄了弄，又說：“打一仗，也叫老乡知道知道抗联的人还活着，要給千千万万的人民报仇。告訴鬼子，我們抗联永远也消灭不了！”

次日天黑前，袭击醬缸村的鬼子和伪軍，沒用多大劲就結束了战斗。可是当部队收拾好粮食和战利品正准备起程回去的时候，县城里却忽地来了一批增援的鬼子和伪軍，把部队推到村西的县道上，重机枪、小炮，不停地打来。我跟指导員商量，叫指导員領着队伍撤退，我和何春淑在后面掩护。何春淑的机枪噠噠的一个劲向敌人还击。



眼看正面的敌人是被压下去了，便命令何春淑：“机枪给我！你去告诉指导员在林子边上等我，别回来了！”

敌人在从左翼迂回，爆炸开的弹片和泥土积雪飞溅着，敌人的重机枪压得我抬不起头。正当这时候，何春淑又回来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她没说什么，大黑眼睛看了我一下，就爬过来把机枪夺过去，向左翼冲来的敌人“噔噔……”就是一梭子。

“中队长，你快走吧！”

她话刚一落音，一颗炮弹在前面不远的积雪坑里爆炸开了，飞起的积雪、泥土，溅了我们满身，她的手上、机枪上也是泥土，她抖动了一下手和机枪，憎恨万分地说：“强盗，来吧！姑奶奶好好教训你一頓！”又催我：“中队长你还不下去！”我想到还有整个中队要带领，便说：

“你把敌人压下去了就赶快后撤，我在林子边等你！”

我刚撤下去不久，何春淑身前身后不远的地方，就一连爆炸开了三颗炮弹，机枪不响了。我心想：糟了！这时很多鬼子一齐从正面冲上来。突然，何春淑的机枪又噔噔的响起来了，敌人成片的倒下。我乐得禁不住喊了一声：“打得好！”我想叫她乘这机会撤下来，于是紧跟着又喊：“快下来，何春淑！”

她好像是已听见我的话，正要掉头爬走，忽然“唏——轟！”一颗炮弹落在她身边爆炸开了，她一歪身倒下去，头再未抬起来。我想她可能是负了重伤。我正想跳过去把她背下来，就在这当儿，鬼子和伪军又成群的向她拥去，眼看很快就到了她身边，她猛地站起来，举起被炸弯了的机枪要与敌人搏斗，但她在敌人的机枪、步枪声中摇晃着倒下了！在鬼子和伪军的嚎叫声中，响起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日联军万——岁！——”壮烈的呼声……。

她为了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小藍子賣梨

原吉林省柳河县副县长 刘文葛講 龙繩武記

1934年9月，天气渐渐凉了，树上的叶子，正在往下落，不少的人都换上了棉衣服。

抗联第一路军少年连刚从北山张家屯歼灭日本一个小队回来，又听说五道沟国道局二十多个兵，押着一百多名百姓在滴台那边修公路。老百姓稍微有一点不顺他们的眼，不是打就是骂，几天时间打坏了十二个人，群众恨之入骨，要求我们去为受难者报仇。这个消息传来，激动了小伙子们的心，大家都想立刻出动，讨伐那些卖国贼，但是没有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来。大打吧？又怕伤害老百姓；小打吧？又不好进去。因此，全连展开了一个“出主意”运动，集中群众的智慧，想个最好的办法去歼灭敌人。

蓝占奎是少年连最小的一个同志，那年才十三岁，身材很矮，但长得挺结实，在他那俏俊的圆脸蛋上，生着一副非常锐利而敏感的大眼睛，他年纪虽小，可是在战斗上比年纪大的同志还要强，他曾经与大个子敌人摔过跤，也曾经用一颗手榴弹炸死过五个鬼子，在少年连可以说没有几个比他再灵活的了。大家都

十分喜爱他，給他取了个名，叫“小蓝子”。

这次开展的“出主意”运动，他也和其他同志一样，想貢獻出自己的一切智慧，他的脑筋几乎想痛了，可是，也沒有想出一个办法来，他对我說：“越想越憋得慌，咱們到門外去清醒清醒脑筋吧！”我同意了。两人剛走出不远，看見一个老乡挑着一担梨停在路上，小蓝子望着筐里的梨两眼只发楞。突然，不知是什么思想支配着他，拔腿就往屋里跑。我估計他可能是想出了个什么好办法，也随后跟着他跑。

“連长！連长！我有一个办法，你看行不行？”他几步跑到連长跟前，紧紧的握住李連长的手，就象小孩子有什么事要告訴亲媽一样。

“你說吧！說出来我才知道行不行呀！”李連长笑了笑对他說。

“卖梨，卖梨，我装一个卖梨的……。”他恨不得一句話就說个明白，心越急，話也就越說不清。

“小蓝子，你慢点說不行嗎？这又不是打机关枪。”同志們一齐笑着說。

“我剛和小刘到外面去清醒脑子，看到一个卖梨的，我琢磨了一会，要是我弄一小筐梨，假装到五道沟去卖，由滴台那条道走，咱們連里再派几个同志装修道的和我一起去……那些伪兵，見了大梨十个准有九个饞，他們一定会要我的梨吃，我就給他們两个，趁他們不注意的时候，咱們就打它个措手不及。”他一口气把这段話說完了，累得头上冒热气，他那天真而又聪明的样子，把大家都逗笑了。

“連长同志，我看小蓝子这办法很好。”呂喜子表示很贊成地說。

小蓝子提出的这个办法，引起了大家紛紛議論，有的說太冒險了，有的說再好不过了。最后还是一致認為这个办法行得通，

不过一定要高度的小心，不能事先被敌人发现了，配合进去的同志，一定要挑几个能干而又灵活的，人数不必过多，同时，外围要有支援的部队，防止万一……。

经过大家反复的研究，决定由我带着吕喜子、邓小金两同志装修路的配合进去，他们两人都没有超过十六岁。

第二天清晨，民工们都三三两两的往滴台去修路，谁也不敢晚去，因为晚到是要挨打的。他们穿得破破烂烂，一个比一个瘦的难看，有的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有的额头上被伪兵打破了，还凝结着一溜血疙瘩。这都是国道局那些刽子手们的罪恶的铁证。

小蓝子头上戴着一顶半旧的蓝色工人帽，身上穿着一件黑色大棉袄，因为人矮，就象穿了一件大长袍，他的胳膊上挎着一个小筐，小筐里放着几十个黄澄澄的大梨和一把小秤，上面盖着一块白布，在他的棉袄里面，故意给缝了个大兜，里面藏着支小橇子。他一晃一晃的夹在人群里面走着。我和邓小金、吕喜子三人，都分别穿了青蓝色的棉衣、棉裤，在腰里各掖着一支匣子，头上扎着一条白布巾，肩上扛着锹和镐，手里提着一小包干粮，走在小蓝子后面。

支援我们的一排同志都趴在南面的河边上，离公路约二百多米远，他们是在拂晓前到达的，我们如果干不过敌人就向这边撤退。

公路上有四五个伪兵围在一起，不知是在咕噜什么事，小蓝子挎着筐刚走到他们跟前，就被他们叫住了。

“小家伙，筐里是什么？”一个伪兵过来伸手就把筐上的白布掀开了，“好呀！这么大的梨！”他动手就想去拿。

“别动，这是我去五道沟卖的！”小蓝子迅速把筐往身后一拽说。

“小家伙，一个人给一个行不行？”另一个伪兵伸着脖子，望

着小筐，嘴里不停的咽着唾沫。

“不行，这是卖钱的！”小蓝子装着很为难的样子，并准备走开。

“你要不给就不让你走，你看看我们都是谁？！”一个脸上都是麻子的伪兵，拦住了小蓝子的去路，威胁着说。

小蓝子故意在脸上表现出几分害怕的样子，撅了个小嘴，稍停了一会，说：“好！送给你们几个吧！”他一边说着，一边从筐里掏梨给他们。

“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他把梨分给他们了。

我趁这个时候，领着小吕、小邓，就在附近找了个地方假装修路，我们干得特别起劲，以免引起伪兵的怀疑，但是一面又注视着小蓝子的情况。

那些饞鬼们得到梨，如获至宝，高兴得要跳起来了。

“梨，大梨，多么甜啊……”那个麻子一口就将梨咬了一半，将另一半举得高高的给四周放哨的看，故意向他们骄傲地喊起来。

分散在四周的岗哨，看到这里的人正在吃梨，也就急急忙忙的赶来了，有的生怕摊不到，拼命地往前挤。

“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

“没有了，你们这么多人要，怎么分得过来呀？”小蓝子说。我趁敌人乱哄哄的机会，暗暗地数了数，整整二十三名，四周的兵力都集中了，心想：再不动手就晚了；可是小蓝子又没有动，不时拿出一个分给他们，不时又拿出一个分给他们，想他是用来吸引这群家伙的注意力。我的心噗通噗通直跳，唯恐干不过敌人。这时小蓝子回头看看我们，我向他使了个眼色，表示可以动手了。我又用暗语对小吕、小邓说：“快来看热闹吧！”他们立刻停



了工，一排的同志听到他的吆喝，也有几个人影向公路上运动，大家都知道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心里都燃起了杀敌的怒火。只见小蓝子灵机一动，提着筐往后退了几步，假装着怕人抢的样子：“你们往后闪闪，只给最后一个了，我往天上扔，看谁运气好谁就抢到！”

“往这疙瘩扔！”“往这疙瘩扔！”有的急得只跺脚，有的已经得了一个还想得第二个，也往前凑。

小蓝子眼一瞪，小橹子刚一露面，“哇”的一梭子弹就在人群里响开了，在这同时，我们三人的匣子枪也响了，当场撩倒了四个伪兵，把敌人打得屁滚尿流，他们不知是哪里来的袭击，当时